

「永恒的女兒讓我們做永恒的父母」

女遺愛救五人 夫婦放下傷痛助更多家庭改善親子關係

「又到六一兒童節，如果我女兒還在世，今年該是17歲的少女了，過着成年前最後一個兒童節。」面對香港文匯報記者，郭爽已經可以坦然地回憶失去女之痛。二零一六年九月，她年僅13歲的獨女余奕璇（小名：果果）突發腦疾，入院第二天就宣告不治。「很多人以為，捐獻女兒器官是艱難的決定，但對我和余江而言，這是唯一的選擇，也是此生最正確的選擇。」余江、郭爽夫婦在女兒去世後，不僅將女兒的一對眼角膜、肝臟、雙腎捐獻出去拯救了五個家庭，還相繼登記成為中國人體器官捐獻志願者，力所能及為器捐發聲。作為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，郭爽還利用自己的專業從事兒童公益活動。「我們不能決定自己生命的長短，但是我們可以決定自己生命的厚度和價值。」

香港文匯報記者張蕊、孟冰重慶報道



女兒去世後，郭爽投身兒童公益事業，幫助更多家庭走出困境。受訪者供圖

「我的女兒果果，是一個有夢想的13歲女生。她喜歡文學，曾在網絡論壇上模仿《哈利波特》的文風，寫了連載小說，至今還有很多書迷催她更新；她充滿靈性，有一次她爬上一米高的樹，在樹杈間坐着看書，我提醒她危險，她卻說『我和樹是一體的』，這句話現在回想起來，雖然詩意，卻又彷彿是一句不太好的讖言。」郭爽說。

2016年9月，果果因腦血管畸形導致腦部大量出血突然離世，從病發入院到宣告不治，不到48小時。「宣布果果腦死亡的時候，我們在巨大的悲痛下，精神是恍惚的。醫生說，你們還有一個選擇，把孩子的器官捐獻給有需要的人，我和孩子的爸爸幾乎異口同聲：我們同意。那是一種本能，是我們能為女兒做的最後一點事情。」郭爽說，經過重慶紅十字會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介入協調，果果捐獻的角膜、腎臟和肝臟，使五名病人重獲新生，也讓五個家庭得到拯救。

聽到受捐者錄音 彷彿女兒回應

由於器官捐獻必須以「雙盲」為原則，郭爽夫婦並不知道女兒的器官現在跳動在誰的身體裏，受捐者也無從得知捐獻器官者的身份。但在一次電視台的採訪中，郭爽夫婦幸運地聽到了兩段媒體提供的受捐者錄音。

「我是一名有着14年透析經歷的尿毒症患者，感謝你們作出了器官捐獻的決定，這個決定讓我重新拾起了對生的希望。受捐的腎臟在我的身體裏一直健康地住着，我常常對它說，我們一定要好好地活着。」這是一名用重慶方言說話的女子。

「我是一名大學四年級的女孩，當我患上右眼角膜白斑症後，便一直在等待角膜移植手術。我一直以為我的後半生會在黑暗中度過，但我沒想到的是，我意外獲得了你送我的光明禮物。是這隻珍貴的眼角膜，讓我重新返回課堂，重新拾回光明。在這裏我想對你們說，謝謝你們的無私。」

他們的聲音真實而有力，余江、郭爽夫婦彷彿聽到女兒在遙遠地回應，不由得淚流滿面。在郭爽的朋友圈中，她寫道：「果兒的故事不僅僅是我們家的事，也許能推動國家人體器官捐獻的發展，讓更多人了解，生命的長短我們不能決定，但讓果兒的生命永恒精彩，是我們此生作出的最有意義、最有價值的決定。」

感謝受捐者 讓女兒得「重生」

如今，郭爽夫妻從捐獻志願者成為一名器官捐獻的傳播者，在各種活動中宣傳器官捐獻。在全國人體器官捐獻緬懷紀念暨宣傳普及活動上，郭爽說：「我們

覺得女兒沒有離開，她依然跟我們一起呼吸着同樣的空氣，沐浴着同樣的陽光和雨露，生活在同一個星空下，女兒還和我們在一起。我感謝接受女兒器官的人，是你們讓我女兒的生命得到重生！」

去年6月，郭爽在北京參加中國移植運動會暨中國器官捐獻日活動，當看到那些因為接受器官移植而重新奔跑的身影時，她不禁熱淚盈眶：「死亡自然而然就發生了，而通過器官捐獻，讓生命更永恒，那是我們唯一能做的事情。」

開設輔導中心 解決家庭問題

郭爽的本職是一位從事家庭健康教育的社會工作者，也是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。2016年10月，果果離開還不到一個月，郭爽用親朋好友的慰問金成立了Crystal水晶基金，並購買了價值10萬元人民幣的100份「愛心1+1」孤兒重大疾病公益保險，捐贈給偏遠山區100名孤兒。她還創立了藍海幸福家庭心智輔導中心，幫助更多家庭解決困難。

「從前，果果很自豪我有這份事業，她常常對老師和同學們介紹，自己的媽媽是一個幫助家庭走出困境、幫助『問題學生』走出消沉的人，她為我的事業自豪。」郭爽說，果果走後，她將大部分精力用於幫助更多家庭走出困境，果果如有知，會為自己的母親感到驕傲的。

每周三晚上，郭爽都會主持召開家庭教育講座，與許多父母們一起討論分享育兒中的難題與解決辦法。「現在許多家庭，父母與子女關係緊張，比如孩子沉迷手機，是父母非常頭疼的問題。我常常講述一個觀點，在孩子小的時候，父母用手機、電視代替了親子活動時間，孩子長大後理所當然認為手機是快樂的源泉，不可以強制性去剝奪孩子們的快樂，孩子是家庭的鏡子。」

引進公益項目 助童建安全感

2018年，郭爽將關愛留守兒童的公益項目之一「開心屋」公益項目引進重慶。這是一個植入心理學元素的兒童遊戲，旨在為6歲至12歲缺少關愛的兒童建立心理安全感，改善兒童與老師、同伴、父母的關係，讓孩子健康發展。在「開心屋」的活動中，郭爽不斷向孩子們傳遞「你是被允許的，你是被接受的，你是被愛的」這樣一個訊息。她希望，通過「開心屋」項目讓更多孩子笑起來，擁有一個健康快樂的童年。孩子們非常喜歡郭爽，有的稱呼她「哥們」，有的稱呼她「姐姐」，還有的稱呼她「郭媽媽」。



郭爽展示手機留存的女兒照片。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攝

手機保存日記 記錄當年甜蜜

面對媒體時，郭爽一次又一次提起女兒的過往，但她不懼怕屢屢追思帶來的悲痛，她享受着、反覆咀嚼着記憶深處母女相處的甜蜜。「我永恒的女兒，讓我們做了永恒的父母。」郭爽引用作家周國平的話說，「我女兒以另一種形式活着，我常常能感受到我們母女之間的連接，每每思念她，也是在觸碰她、連接她。」

她的手機備忘錄裏，有許多關於果果的記錄片段。比如2015年6月，郭爽在自己的手機裡寫下這樣的日記：「傍晚，小丫頭說要完成一篇自然筆記。是什麼呀？我好奇地問。女兒說，我也不知道，出去看看唄……我們手牽手出發了。女兒說：『媽媽，你是我的朋友，也是我的媽媽』，你有兩個身份……後來，小丫頭找到開着水葫蘆花的小池塘，她拿着小板凳、包包，在池塘邊專注地邊觀察邊畫畫。」這樣的「媽媽日記」，郭爽每換一部手機，就把它們重新導入，精心保存着。

她還展示了手機相冊裏女兒與爸爸的合影：「這張是我們去釣魚，這張是和爸爸一起看書，這張是在江邊，孩子和爸爸一起扔石頭……」郭爽邊翻看照片邊介紹，眼底流露着溫柔。「我很遺憾，沒有我自己太多與果果的合影，大多數時光我是拍攝者，他們父女的合影是不不少的。」

果果生前與父親余江的合影。受訪者供圖



記者手記

思念止於哀傷 臻於慈悲

採訪前的準備，曾令我深感艱難：如何採訪一位失去女兒的母親，如何提出諸多殘忍問題，如何讓一名母親再三講述悲痛經歷中的瑣碎細節……但採訪時，這些在郭爽女士懇切誠摯、深情款款的講述中，漸漸全部消融。

「我是一名資深的心理諮詢師，擁有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認證，但是在女兒離開我的那段時間裏，我覺得什麼都抓不住。我是麻木的，我的先生也是麻木的，我們把自己鎖在創傷膠囊裏。她走的第二年，我通過冥想，與我的果果對話、傾訴、正式告別。後來，我又使用了心理學專業領域內許多處理悲傷的方

法，終於可以勇敢前行。」

郭爽女士說，採訪的前一天，她坐在公園的鞦韆上，想着「我家果兒最會蕩鞦韆，不用誰推就能蕩很高，媽媽就一直學不會」。然後神奇的事情就發生了，郭爽身體稍稍前曲，竟然自己蕩起鞦韆——和女兒一樣。「這是一種神奇的連接，我們能感知到彼此。你說對嗎？」

郭爽告訴我，女兒的骨灰盒至今放在家中，她與丈夫常常躺在女兒的床上，或靜靜地捱上一時片刻，或有一句無一句地聊聊生活。「孩子的爸爸平時不顯露什麼，但他每次去女兒的房間，都待很久很久……」郭爽女士將對女兒的愛與思念娓娓道來，這份愛因博大而高貴，這份思念止於哀傷、臻於慈悲。



米智慧（右一）見證民眾填寫「志願捐獻登記表」。受訪者供圖

官捐獻事業。如果我們的社會像郭爽這樣的人更多一些，我們器官捐獻協調員就可以『失業』了，我最大的願望是早點『失業』。如果有一天，我的職業消失了，那就意味着器官捐獻已經被大多數人接受了。我希望大家都能形成器捐獻的共識，讓器捐獻成一種常態。」

器捐協調員：早點失業是最大願望

米智慧是重慶首位器捐獻的協調專員，目前重慶有四分之三的器捐獻案例都由她經手參與，她的工作需要24小時隨時待命，無論是凌晨還是正午，只要有生命垂危的病人願意捐獻器官，她就必須在捐獻者死亡前趕到現場，陪伴家屬與死者告別，見證實施捐獻手術……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幾千年來都信奉「入土為安」的國度來說，「器捐獻」是對傳統的挑戰，有時，米智慧還會接到不理解的人打來的辱罵電話。此外，米智慧也需要尋找潛在捐獻者。最初，她和同事們跑20個「潛在者」，只有1個人願意捐獻。好在這些年，情況一點點發生變化，實際捐獻率也在逐漸擴大。如今平均10個「潛在者」就有1個願意捐獻，雖然數據離米智慧的期望值依然差很遠，但從這項工作的發展來看，正朝着一個好的方向行進着。

望器捐獻成社會常態

提到郭爽夫婦，米智慧印象非常深刻：「果果一家是非常難得的捐獻者，他們毫不猶豫地信任、支持器